

安得促膝说彼平生

——我和《菏泽日报》10年相伴成长

□ 谢 丽

10年,是漫长的一段时光,又仿佛是歌词里唱“就在昨天”。

10年前,我入职到县委宣传部报到,走进宣传部新闻科的办公室,负责接待我们的副部长指着身边厚厚的一摞报纸说:“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搞新闻报道,《菏泽日报》是重要阵地。”部长一边把当天的《菏泽日报》递给我,一边说:“你要好好看,深入研究研究。”我摊开散发着淡淡油印味的《菏泽日报》,从正一版头条新闻、综合新闻到时事新闻,一边阅读新闻报道,一边用在大学校园做校报记者时积累下的有限新闻知识,琢磨厘清记者写作新闻稿件的思路。此后,很长一段时间,这项读报和思考、琢磨的“工作”,成为我每天必修的功课。

入职多年的新闻科同事,带着我一起走街串巷,进出会场(会议室),搜集新闻材料,形成新闻通讯、特写等多形式的稿件,第一时间发给《菏泽日报》的编辑。《菏泽日报》是市委机关报,权威、客观、生动,具有很强的舆论导向作用。菏泽日报人是一群



厚道善良的人,从报社领导到普通编辑、记者,不厚名家,不薄新人。我从一条条民生新闻写起,到县委、县政府的重点工作典型,逐渐有一些新闻报道稿件在《菏泽日报》刊发。经过一次次现场采访、构思、写作,不少单位开展的工作转化为一行行铅字,一条条新闻报道。读《菏泽日报》业成为每天早晨上班后的第一件事——一半是由于工作要了解新闻时事;一半是由于心有所盼,希望文字转化为铅字的期待。十年间,我年年都被报社评为年度“优秀通讯

员”,不少新闻稿件在省市“好新闻”评选中获奖,收获了很多鼓励 and 温暖!

有一段时间,工作调整,我从新闻科到办公室工作。工作的习惯和爱好,使我拿起笔,在工作之余写一些文学类稿件,也时常在《菏泽日报》副刊“长河浪花”栏目发表。记得,第一篇散文稿件《家风与国风》在《菏泽日报》副刊刊发时,我内心很兴奋和激动。后来,我重新到新闻科工作,写一些新闻报道,也写一些散文稿件,《菏泽日报》成为工作的主阵地,也是“精神摇

篮”——我的不少承载思考的文字,在编辑的鼓励下,得到刊发。从事的工作和爱好,让我对《菏泽日报》有了更多的缘分和了解,也认识到《菏泽日报》的一些年轻的记者朋友或年长的记者、编辑老师。他们或思路清晰或富有激情或宽厚仁和,良好的职业素养使我获益颇丰,不少编辑、记者成了我的“益友”。

作为市级主流媒体,《菏泽日报》的30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。它见证和记录菏泽发展历程中的历史时刻,它为菏泽振兴鼓舞,讴歌菏泽发展;它也记录时代中人间暖情,充满活力生气和正能量。10年的参与和见证,让我对《菏泽日报》有更多情谊。陶渊明在《停云》中写道“安得促席,说彼平生。”以此表达想念亲友,畅想一起聊天,谈论平生志趣。10年亲历,风雨共成长,《菏泽日报》已经成为我生活和工作中的“老朋友”。她没有给予我富足的“黄金屋”,却让我从一名懵懵懂懂的大学生成长为一名名副其实的“新闻工作者”。更重要的是,它还让我收获了满满的亲情友情。

一个人的成长成就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相信不相信自己的定力,相信不相信自己的努力会不会有结果。

也许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,但相信的最大功力和魅力在于,只要每个人都以足够的努力,极有可能自己的命运都可以改变的。

网上介绍,数学家华罗庚,初中时因拿不出学费而中途退学。

此后,他一直坚信自己的命运只有自己掌握,这种信念从来没有变过,不管遇到什么境况,一点没有选择放弃,而是执着选择顽强学习。

正是这种坚如磐石的信念,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,用5年时间学完了高中和大学低年级的全部数学课程。

19岁那年,他不幸染上了风寒,左腿终身残疾,要借助手杖才能行走。

但他并不认命,坚信人生往上走的拐弯处,就在磨难时最后的坚持,唯一的救世主是靠自己同命运抗争,照样可以变危机为转机,赢得人生。

由于他的执着追求,20岁他的一篇数学论文轰动数学界,被清华大学聘请入职。从此,命运之神向他开启绿色通道。成为专职教师后,他更加勤奋钻研,用一年半时间学完了数学系的全部课程,还自学了英、法、德文,在国外杂志上发表了多篇论文。

在数学的王国里,成就非凡,硕果累累,成为名副其实的我国现代数学之父。

华罗庚的辉煌成就,不仅仅在于他的天赋,更在于他相信的力量,相信人在任何时候,一分耕耘一分收获,种豆得豆,种瓜得瓜,只要努力拼搏、执着坚守,含着眼泪奔跑的人,全世界都会为你让道,最终一定能使你脱颖而出,笑到最后。

读了这个故事,华罗庚之所以能功成名就,改变命运,至少给了我们四点启迪:

一是生活中要有激情,只要你有前进的方向和目标,相信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,一切都在路上,一切都来得及,哪怕失败了,从头再来也不放弃,那么一切皆有可能,机遇偏爱奋斗者和有准备者,成功终究会牵手你。

人生的败笔,怕就怕在眼高手低,怨这怨那,丧失信心,只承认平凡,而放弃努力,甚至甘愿平庸,放弃追求,放弃当下!

二是水再浑浊,只要经历长久的沉淀,自然分外清澈;人再愚钝,相信只要多吃苦多努力,自己命运照样可以改变。

人生是一场漫长的对抗,有些人从小口含“金钥匙”,笑在开始,最后却碌碌无为,惨淡一生。

有些人小时候连温饱都没有解决,不忘初心,励志发奋,却笑到最后。命运之神不会偏爱谁,就看你能追逐谁,多大梦想就有多大的付出,多久的坚持,就一定有多大的收获和分享。

努力就是每一天都很难,可一年比一年容易。不努力就是每一天都很容易,可一年比一年难。

怕吃苦的人吃苦一辈子,不怕吃苦的人吃苦一阵子。

三是人生成功没有捷径可走,每个伟大后面都是苦难,甚至是伤痕累累,任何成功都是脚踏实地、厚积薄发的回馈,都是多年的汗水和心血浇灌出来的果实。

从来没有人随随便便成功,风光无限美好时光的背后,一定残留着昨日记忆里痛心疾首的泪水。

成大事者,上天将给予他重大使命,一定要先使他的内心痛苦,使他的筋骨劳累,使他经受饥饿,以致肌肤消瘦,使他受贫困之苦,唯有种种难受和不如意,才能锻造他坚强意志和性格,增强他无与伦比的能力,才能赢得人生,创造辉煌!

四是人生最美最不能避色的风景应该是努力。

越努力,越幸运。

努力不一定都成功,但努力到无能为力,拼搏到感动自己,不成功毕竟是大概率事件,但不努力、半途而废,肯定很难成功,甚至一无所有。

努力是人生的一种精神状态,是对生命的赤子之情。

努力是拥有之母,拥有是努力之子,一心努力可谓条条大路通罗马。

所以,与其规定自己一定要成为什么样的人,获得什么东西,不如磨炼自己做一个努力的人,尤其是把握当下,静下心来好好做你该做的事。

任何时候都坚信努力是你唯一站稳脚跟的依靠,也是你人生中最大的“护身符和杀手锏”!

慧语人生
huiyu rensheng



请本版图片作者与编辑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

母亲的油罐子

□ 刘厚琛

想说农家家什,不能不提罐子。

我记忆的上世纪七十年代,罐子以盛食用油而被青昧,显得比盛水盛盐有身价。油罐子就是农村百姓的家境,盛的可谓贫富、舍得、荣辱、褒贬、贵贱甚及恩怨。一家有没有故事,就看油罐子有没有故事。起码我家俺村是这样……

我的少年时期,农家生活贫苦,一日三餐,清汤寡水,饱腹成期。如果满碗油花,香气四溢,足见一家的富裕。

父亲是乡村教师,吃的是国库粮,有固定的收入。每到领了工资,父亲就会从集市上割一块肥猪肉,趁着夜深人静,母亲便炼成油,盛入油罐子,慢慢地吃。母亲再趁着锅里的底油和油渣,做一顿饭菜,让全家人大快朵颐、荡气回肠。

每次饭后,母亲会把油罐子提到堂屋,要是遗忘在厨房,相对不保险,油罐子被人偷偷提走,或抹了油,都是不好声张的囡事儿。

邻居二炮叔就干过抹油的事儿,不过他抹的是他老娘的油罐子的油,还是稀罕的猪油。

这天深夜,二炮叔的老娘突然想起了油罐子,急忙奔向厨房,正巧撞见二炮叔捧着一个黢黑窝窝头出门。老娘一刹那就嗅到了猪油的香气儿,勃然大怒,要是别家的孩子就罢了,没想到你也惦记着老娘的油罐子。吼着,随手拎起一把大笤帚穷追猛打,二炮叔边跑边举起窝窝头,往翘起的大嘴巴里倒油……

二炮叔抹老娘的油罐子,成为一个村的笑谈。二炮叔由此貽误终生,了然一

身,无所凭赖。

老娘出殡时,二炮叔摔碎了老娘的油罐子。娘啊!那年俺抹油罐子,不就是肚子里缺油水么,不就是馋得撑不住了吗……古稀之年,二炮叔跪地仰天,号啕大哭。

单就油罐子,我的母亲要比二炮叔的老娘大方得多。邻居翠花婶格外羡慕我家的油罐子,隔三岔五地,母亲就会听到翠花婶爽朗的喊声,大嫂子,俺家油罐子空了,就从你家油罐子抹了些猪油,家里来了稀罕的客,可不能慢待,白菜、萝卜都要是过油的菜……母亲的应答故作爽快,抹就抹了呗,再有客再来抹!

感觉到翠花婶走出院门,母亲便埋怨父亲或自我埋怨,没能及时把油罐子提到堂屋,让翠花婶钻了厨房的空子。

不过,翠花婶还算是通情达理的人,累计数次抹油,也会送些生瓜蛋枣,以作补偿。

我吃过一顿炒荠菜疙瘩,值得回味一生。那天,翠花婶家的猪仔死了,炖了半锅肉,香气弥漫了半拉胡同,我和弟弟被诱惑得口水直流。母亲说,你翠花婶一准给咱送一大碗,再多的馋虫也能压得住!

然而,出乎母亲的预料,翠花婶更令我和弟弟大失所望。母亲不得不改做荠菜疙瘩丝,边翻炒边嘟囔,俺家的油罐子都让你给抹破了,赶上你家炖肉了,还炖了一大锅,倒舍不得了,看把俺俩孩子馋的!

母亲边自言自语边从油罐子里抹油,抹了一次又一次,直到锅底滋滋啦啦地



爆响,才意识到自己置气失手,油罐子见了底……

这顿原本乏味的荠菜疙瘩,却因母亲气不顺而被炒得香味浓烈、浸透心脾,以至于弟弟直叫比大炖猪肉还好吃。

正当我和弟弟吃得酣畅淋漓时,大门口传来翠花婶响亮的叫声,大嫂子,你家涮油罐子了,菜炒得这么香,都要把俺熏倒了。

只见母亲瞪着眼,往外瞅,拧着头朝门外大喊,你大哥又发工资了,割了一大块肥肉,炼的油式多了,恁大的油罐子都盛不下,剩在锅里的油都炒了菜,俩孩子吃得满嘴流油,直咋呼比炖的猪仔肉还香呢!

听不到翠花婶的回应,母亲继续大喊,他婶子,你家再来稀罕客,你还来抹油,俺家油罐子的油多的是。

此时,门外传来狗被猛踹的惊叫,却

一直没有翠花婶的响声。

多年后,弟弟娶了翠花婶的二妮子小兰,陪嫁中的油罐子还不止一只,一只比一只大。翠花婶想让闺女小兰过上油水大的好日子。

改革开放后,随着农家生活的富足,吃油如吃水,油罐子逐渐退出了历史的灶台,替代的是林林总总的桶装油。有关油罐子的那些事儿,农家也很少提及,而我却难以释怀,是曾经的味道,还是时代的变迁,抑或记忆的乡愁……思来想去,我觉得不单其一!

最
最
难
忘



□ 刘万芹

走进立冬时节
邂逅一场雪
纷纷扬扬的舞步圆了冬的梦境
用洁白的心境去装点冬的美丽

打开季节的窗户
与冬天对望
那些曾经熟悉的鸟鸣
还时时在耳畔响起

远去的秋风
在落叶上写满惜别的情话
远山与大地
都穿上了洁白的衣裳

雪是这个季节最纯洁的信使
将真情洒向故乡的山坡田岗
雪是游子的目光
将故乡永久地遥望

——长河浪花——

我上初中时,家里的条件很差,日子过得捉襟见肘。那次,父亲要拉着小拉车去城里卖大白菜。满满一车大白菜,压得车子的轱辘都有些瘪了。我也跟父亲一起去,他在小拉车的右侧拴上一根绳,我拉着绳子,这样他拉车省力一些。

谁知,那年的大白菜好像泛滥一样,城里的大街小巷到处是卖大白菜的。半天过去了,我们的大白菜也没卖几棵。中午时分,我饥饿难耐,对父亲说:“爸,我饿了!”父亲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窝头,看了看又放回去了。父亲原本以为,大白菜能早早卖完,这样可以回家吃饭,所以他并没有准备中午的干粮,只是出门时随便带了个窝头。

父亲不忍心让我吃窝头,他无奈地看了看满车的大白菜,说:“爸带你去下馆子,咱吃面条去!”父亲的话,让我心花怒放,我可从来没在城里的饭馆吃过饭呢!

那时候饭馆很少,我们找了好久才找到一家。进了店里,我闻到香香的炒菜味道,口水不由得在嘴巴里汪洋起来。父亲掏出兜里仅有的一点钱看了看,又冲着满车没卖出的大白菜叹了口气说:“小子,给你要一碗面条行不行?我要碗开水,吃窝头。”我懂父亲的难处,说:“爸,那就要一碗面条吧,咱俩都吃。吃不饱,下午卖完了白菜咱回家再吃,让我妈烙饼吃,白面饼!”父亲点点头。

面条端上来了,是炸酱面,香喷喷的。我已经有些急不可耐了,赶紧用筷子分了一些给父亲。父亲不动筷,而是拿出窝头吃。我让他趁热吃面条,他说:“不着急,先用窝头垫一下。”

我吃面条时,可能太激动了,一个不小心,几根面条滑到地上。我很想从地上捡起来吃,但看看周围有不少人,不好意思捡。忽然,父亲从地上捡起面条,旁若无人地放进嘴巴里。我不知怎么的,忽然觉得父亲的做法很丢人,少年所谓的自尊心让我的脸上直发烧。我气呼呼地对父亲说:“爸,你怎么捡地上的面条,碗里不是有吗?丢人!”当着那么多陌生人的面,父亲没说什么,只是默默地吃完自己的窝头,然后又把他碗里的面条夹到我碗里,说:“一个窝头我就吃饱了,这些面条你都吃了!”我感到很惭愧,父亲啃窝头,为的是让我吃面条。他还不管不顾捡我掉在地上的面条,而我却说他丢人。

父亲故意打了个饱嗝说:“你把这些面条都吃了,不就一碗嘛!正长个子的大小伙子,要多吃点!”我知道,别说是一碗,当时就是十碗面条我都会大口大口地吃完,过一把馋瘾。我吃完剩下的面条,也学着父亲的样子,打着饱嗝说:“爸,我吃饱了!”

出了饭店的门,父亲对我说:“小子,我告诉你。捡地上的面条吃不丢人,浪费粮食才最丢人。粮食是什么?粮食是保命的,哪粒粮食不是汗水换来的?不管到什么时候,都得记住,浪费粮食是犯罪……”父亲的那番话,我记在了心里。

在父亲看来,没有什么比粮食更宝贵,更值得珍惜。即使后来日子越过越好,他依旧珍惜每一粒粮食。我深受父亲影响,我上高中时,人们的生活已经有了很大改善。我把同学们丢到垃圾桶里的馒头饼子都捡起来,带回家喂鸡喂猪。有同学笑我,说我丢人。我说:“浪费粮食才丢人!”

多年过去了,父亲捡面条的故事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。我还把这件事讲给孩子听,告诉他,无论生活条件多好,也要珍惜每一粒粮食。

